



伊梨传奇

刘亚玲 著

作家出版社

伊 利 卡 奇 傳

刘亚玲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伊犁传奇 / 刘亚玲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2.9
ISBN 978-7-5063-6605-2

I. ①伊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8986 号

伊犁传奇

作 者: 刘亚玲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**邮 编:**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230 千

印 张: 14.75

版 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605-2

定 价: 2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

这一段时间，师部大院盛传着关于特务小矮人的传说，这让师招待所江管理员心里很窝火，因为小矮人就住在师招待所，由他负责接待。

传说这个小矮人身上的各个部位都装着机器，以窃取师里的重要情报。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小矮人。他在师招待所住的那几天里，看电影都由警卫员背着。电影开演前，小矮人就在讲台上讲他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，使得观众情绪沸腾，跟着他不住地高呼口号。

这是1956年的春天，看电影已改在露天电影院了。露天电影院里人头攒动，没有哪个观众坐得住，都踮着脚，伸着脖子，争睹这个在北京见过毛主席的幸福的人。

小矮人的个头还不到一米四，精瘦精瘦的。人很黑。你说是让太阳晒成这样子也行，你说是抽烟把脸抽得黧黑也行。他的眼睛很亮。像一切精明过头的人的眼睛一样亮，泛着贼光。

小矮人只用鼻孔抽烟，这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没有人见他用嘴抽过烟。也有人提议他用嘴抽试试，人们很想看看他用嘴抽烟的样子。但他还是用鼻孔抽烟，惹得围观的人一阵笑声。那笑声也是在说明，就像你偏让普通人用鼻孔抽烟，他也不干。

小矮人的举动确实有异于常人，所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政委的大儿子还就近端详过这个小矮人。

那天早晨，政委的大儿子穿过空寂无人的走廊，来到小矮人住室的门前。正好，门开了一条很大的缝。他看见小矮人正坐在床沿

系鞋带。那只脚踩在床头柜上。小矮人穿着一只高腰黑皮鞋，皮鞋显得很大，与他的个头很不相称，因此让人感觉那只皮鞋很重。

小矮人戴着帽子，穿着黑马甲，套在一件咖啡色的毛衣外面。小矮人的身子往前靠着，因为个儿矮，就省去了弯腰的必要。小矮人的指头更是瘦骨嶙峋，像竹节那样让人看着难受。这鸟爪子一样的指头又被烟熏得发黑，配上他精瘦的身材，真像是童话里描述的怪物。

不知怎么的门慢慢地打开了，接着还发出门轴嗞嗞作响的声音。政委的大儿子感觉这是来自小矮人的魔力，实际是他太紧张，轻轻倚着门，轻轻挤开了门竟不觉。

门慢慢地打开，门开的声音惊动了小矮人。小矮人停住系鞋带，抬头望着咧大的门缝。政委的大儿子被小矮人的目光吸住了，动弹不得了。

那是一双贼亮贼亮的眼睛，亮得使屋里昏暗的光线骤然间像电灯打亮哗地闪了一下，跟着又暗下去。政委的儿子不知道，这是因为紧张的缘故，他的眼睛忽然有些发黑。

政委的大儿子甚至感觉到走廊的光线也在变暗，他知道这是小矮人施了魔法，黑夜忽然在这一天的早晨再度降临。

政委的大儿子恐惧地向外跑去，穿过黑暗的走廊，夺门而出。

尽管是清晨的阳光，也照耀得让他一下睁不开眼了。他的眼睛放着五颜六色的光芒。接着，这些彩色的光点，又朝一个交叉点汇集。政委的大儿子看见一个红苹果悬在空中。这个红苹果他见过，那是《格林童话》中那个老太婆篮子里的毒苹果。

他现在想哭都哭不出来了，但是他的眼睛是湿润的，那是叫阳光蜚的。他不敢睁开眼睛，害怕眼睛再被阳光蜚一下，也许会被蜚瞎的。他嗅着四外绿树野花散发出来的芳香，发觉一切都没有变化，白天并没有变成黑天。

就在小矮人离开一星期之后，师里开始辟谣。这个小矮人并不是什么特务，身上也没有安装什么机器，他就是一个到处流窜的盲流，一个骗子。他在去乌鲁木齐的路上继续行骗时被抓住了。

在师里辟谣的时候，师保卫科科长老皮从兵团保卫部开保卫会议回来，一下吉普，就赶去向负责保卫工作的塔副师长汇报会议精神。老皮重点汇报的是，代号木鞋的潜伏特务可能就在伊犁地区活动。

伊犁地区太大了，包括伊犁、塔城、阿勒泰。在这么广大的地区潜伏一个特务，要想抓住他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

老皮联想起1952年，政委去看望塔副师长时曾被包围的事情。老皮分析说，如果木鞋真的一直潜伏在伊犁地区，那次的情报很有可能是木鞋提供的。

那次政委携卓兰去看望塔副师长和阿米娜。当时塔副师长还在民族军。政委来看塔副师长，是介绍他们将一手拿镢、一手拿枪，建设祖国边疆。就是那次塔副师长和政委商定，他要来和政委一起工作，一起建设新疆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成立，塔副师长就调来政委他们师了。

那次范东岭随政委一起来看望塔副师长，当时范东岭还在连队当战士，因为熟悉当地情况，临时抽调上来，担任保卫工作。范东岭画了路线图，标明几处地名，向司机详细说明着。政委为范东岭有层次的解说所吸引，又看见他字体秀丽，便注意到这个人才。

当时国民党残匪包围了塔副师长家的院子，范东岭沉着应对。政委事后说，当时我都有些紧张，没想到这个小鬼这么沉着。也就是经历了那次遇险，范东岭给政委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以后政委提名让范东岭来师政治部当干事，锻炼了一阶段，就给政委当秘书了。

那次老皮发现情况，及时率领一个排的精锐策马赶来，国民党残匪才仓皇逃离。

那天也赖有天公相助。国民党残匪即将下马抢占有利地形、围歼政委和塔副师长时，大风起兮，黄沙漫天。那沙石打在玻璃上叮当作响，打在人脸生疼。国民党残匪的坐骑嘶叫，惊慌恐惧之下，事先的部署完全被打乱了。

大风裹挟着沙尘过去之后，国民党残匪惊魂未定，又传来马阵的巨响。远远地，解放军的骑队奔驰而来，国民党残匪慌忙上马逃

离。

塔副师长也觉得，如果情报确是木鞋提供，就说明木鞋确在伊犁，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是老对手呢。

汇报一直持续到傍晚。

傍晚的时候，沈六合来到西公园，按照情报提供的线路，去一棵桑树下取特务器材。情报说明这些器材放在一个纸盒里，包括一个微型相机，一支无声手枪，以及密写水。纸盒子用树枝伪装好，放在一棵桑树下。

提供这批器材是为一项重要行动。沈六合前两天去饭铺吃饭，偶然听到邻桌的两个人说话。一个说这回他没赶上机会，本来是让他去送文件，不想内地来长途，建议范东岭去，他们和范东岭认识，交接文件更方便些，也更安全些。这个人叹息，没有福气享受软卧包厢了。

软卧包厢引起沈六合注意。这说明范东岭送的文件应当是绝密文件，不然不可能坐包厢。范东岭他知道，大名鼎鼎的政委秘书。

沈六合按图找到这棵桑树时，天已麻麻黑了。西公园很安静，鸟归巢了，林子里已听不见鸟啼，这正是取特工器材的最佳时间，附近有一点响动，他都能听得见。

沈六合刚把纸盒子上的伪装去掉一半时，脚步声响起，他赶紧把去掉的伪装又胡乱放回，迅速隐蔽。

这时他看见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过来。沈六合又去看纸盒，他看见胡乱放上去的伪装正缓缓地往下滑。跟着，伪装滑行的速度加快，重量随之增大，将另外的伪装也带了下来。

现在，纸盒完全暴露在桑树底下，沈六合迅速从腰间拔出手枪，平举，瞄准走来的女孩。一旦女孩打算动纸盒，他只能开枪了。

这支手枪并没有安装消声器。枪若响了，不但会惊动归巢的鸟儿，还会惊动这座城市里的人，惊动那些负责警卫的战士，惊动保卫部门的干部，接着，一场搜寻特务的行动将在这座城市迅速展开，这对他太危险了，将直接破坏他的潜伏计划。

女孩好像发现了什么，蹲了下来，就那样轻轻挪着步接近纸盒。沈六合的食指扣住了扳机。这时候沈六合又感觉到女孩像在找什么，并且，沈六合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从她那个角度应当看不见纸盒。纸盒被粗大的树干挡着，而且天已黑下来了。但是，沈六合的食指还是紧贴着扳机。

女孩扬起脸来，是一副失望的表情。沈六合被女孩那纯净的美惊了一下。女孩的明眸像晨星一样闪烁。

沈六合还闻见一丝淡淡的、水仙花的清幽香气。沈六合的食指在这一瞬间几乎离开了扳机，而女孩也站了起来，并且将身子向外侧了侧。停了一下，女孩转动身子，往回走去。

女孩的身影走进了黑夜，脚步声也向着夜的深处渐行渐远。沈六合已收起了枪，蹲下身，放轻脚步，向那棵桑树快速走去。月光下，沈六合的身形就像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使着矮子功，诡异、灵巧、刚健。

沈六合拿起纸盒，放进书包。

在西公园和沈六合相遇的女孩叫李花，刚从内地来到新疆。这两天她一直去一个地方等人。

她只在街对面站着，望着一处住所。这房子挂着锁，没人进出。李花望着这条崎岖不平的街，望着街两旁高低不等的房屋，总觉得这条街样子很奇怪，很神秘。她有时是在月亮出来时过来，那街的样子就更诡异了。所有的房子都上了门板、窗板，灯光从板缝透出，让人觉得这些房屋在黑夜能够发光。并且，在月光下，那条崎岖不平的街显得更歪了，以至影响到对那些房屋的印象，仿佛这些会放光的房屋在蓝幽幽的夜里歪歪扭扭的，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。李花真担心这时候来一阵狂风，这些房屋倒塌，不输于遇上一次地震。

这是什么声音呢这么好听，好像有人在静夜里弹琴。想到琴声李花差点笑出来，因为她经过刚才一阵恐惧的想象，竟忘了这街的两旁都有一条渠水流过。

这水声多好听呀。这蓝幽幽的夜色多么美丽呀。这些歪歪扭扭

的房屋，这些从房屋里渗出的灯光，这条崎岖不平的街道，这一切，在月光的笼罩下显得多么美呀，仿佛童话一般。李花想，我喜欢童话。

李花手里现在捏着的可不是童话。她手里捏着的这个东西有拇指那么大。在西公园她找的就是这个东西。

那天去西公园玩，回到住处才发现这东西丢了，于是赶紧去了西公园，所幸东西找见了。

这东西对她来说可是至关重要。这东西一下看不出像个什么，只是几处榫张着，样子很奇怪。

沈六合这些天一直没回住处，还是在另一个地方住着。纸盒取回就放在这里，他取了无声手枪，略作准备，就搭车去了乌鲁木齐。在乌鲁木齐没有耽搁，再坐长途赶往兰州。范东岭正是从兰州乘火车往内地交绝密文件。

范东岭坐在包厢里。包厢里只住着范东岭一个乘客，按照保密规定，这间包厢不能再入住其他乘客。沈六合就是要利用这条规定杀死范东岭，取走绝密文件。包厢如果再住一个人，他反而不好下手了。当然，在他的计划中还有一项，就是不杀范东岭，也不拿走绝密文件，只是拍照，这样更安全。不留下任何线索，对他长期潜伏很重要，这也是他带着微型照相机的原因。

沈六一上车就戴了一顶单帽子。这是最简便的伪装。一顶帽子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外貌，这是尼克教官告诉他的。

沈六合乘坐的那节车厢是经过选择的，从这节车厢去餐车要经过包厢。第一回经过时他便确定了范东岭所在的包厢。包厢的门没有完全拉上，沈六合可以从门缝看见坐在窗前看书的范东岭。

第二回经过，他了解了其他几间包厢的情况。那些包厢的人都互有来往，唯独不去范东岭的包厢，这就是范东岭虚掩着门，以示谢客的效果。而且全关上，空气流通不好，范东岭也有些受不了那个气味，这又给沈六合提供了侦察的便利。

第三回经过这间包厢，沈六合观察了乘警和乘务员的走动情况，于是他决定了行刺时间——晚上十点半。这时候不光乘客大多

已经入睡，并且，十点三十五分，火车会在一个小站停站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过了十点三十五，乘警和乘务员就会不定时地巡视软卧车厢，那时就更难有下手的机会了。

现在沈六合开始行动。

沈六合再一次经过软卧车厢，观察到其他包厢的人都睡了，唯独范东岭还坐在窗前看书。沈六合不知他在看什么书，这么吸引人。沈六合本打算等范东岭躺下后再行刺取文件，看来不能再等了。

沈六合走过这节车厢没有停步，计算着时间，继续穿过一节硬座车厢，然后停了下来。现在乘警应当巡视完软卧车厢离开了。沈六合转身向回走去。不论范东岭这会儿睡了没有，他都要动手了。他只要快速冲进包厢射击，范东岭连喊都来不及就会被击毙，然后，他取了文件，一分钟后就可以下车了。

但当沈六合返身再穿过硬座车厢后，忽然发现情况有变，他看见乘警正引着一个人走进软卧车厢。沈六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要等等，看有没有下手机会，时间还来得及。于是他在车厢连接处，掏出香烟点着。他是不吸烟的，但现在只有用吸烟伪装了。这也是在计划之中：最后时刻，在车厢连接处再观察一下，万一情况发生变化，就在此处吸烟伪装。尼克教官告诉他，任何情况都随时可能发生，在准备行动计划的时候，必须同时准备好应付突发事件的预案。

乘警在门外和范东岭交涉着。范东岭就在门里站着。乘警说这位乘客晕车，想安排他暂时住在范东岭的包厢。范东岭解释说，他带着绝密文件，如果让乘客住进来，影响保密规定。乘警犹豫着要带乘客去其他车厢想想办法时，乘客掏出一本证件，说他是抗美援朝志愿军三级战斗英雄。范东岭看过证件，兴奋地对乘警说，可以让这位战斗英雄住在这里，一直住到下车。战斗英雄住进来，不仅不违反保密规定，而且可以加强保密工作。乘客说他可是要坐到终点站的。范东岭说没问题，这样他就可以听一路战斗故事了。

沈六合都听见了。范东岭因为激动，说话的声音很大。沈六合知道这次行动不得不取消了。

在那名战斗英雄进了包厢，乘警离去后，沈六合走进了软卧车厢。

范东岭那间包厢的门照例没有拉严。沈六合并不回头去望包厢，只是快速走过了这间包厢。不知怎么的，他总感觉范东岭在和战斗英雄说话时，眼睛向他经过的身影瞥了一下。

沈六合决定立即下车是正确的。范东岭到站后，地方保卫部门已派了专车接站。范东岭在两名保卫干部的护卫下走下列车。上了吉普，范东岭就在吉普里办了交接手续。

文件安全送到，范东岭一下就轻松了。他中途下车，要去看看卓娅。他还带着卓兰给卓娅捎的葡萄干和酸奶疙瘩呢。

李花照例每天去那个地方，但那间屋子始终锁着。李花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她必须再等等。因为她来新疆就是来见这个人的。

李花觉得今天又没希望了，正准备走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向这间屋走去。那人打开锁进了屋，李花一阵高兴，人回来了她就放心了，她明天可以早点来，因为按规定，她不能去敲门和这个人见面。

李花要走的时候那屋的门又开了，那人走出来锁了门。李花高兴地快步跟了过去。

跟上那个人的时候，李花又放慢了脚步。等待的这些日子，她观察过周围的环境。前面有个岔巷，如果那人拐进那条岔巷，他们就可以见面了。那条岔巷很僻静。

那人果然拐进了那条岔巷，李花加快脚步跟了上去。拐进岔巷，那人却不见了。李花正有些焦急时，身后传来脚步声。李花回过身，面前站着的正是那间屋子的主人。

这人就是沈六合。

李花有些激动。她能感觉出她的呼吸有些变得急促了。沈六合静静地站着，对李花似看非看，他注意着周围的动静。

李花：我迷路了。斯大林街怎么走？

沈六合：你找斯大林街什么地方？

李花：49号。

接头暗号对上了。沈六合取出一个和李花在西公园丢失的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李花将自己的那一半递过去，沈六合接了，和自己的那一半合在一起，是一只精巧的木鞋。黄花梨木雕成的，工艺精湛。

沈六合又闻见一阵淡淡的水仙花的清幽香气。他抬眼去望李花，又看见了那双灿若晨星的眸子。

2

范东岭见到了卓娅。

卓娅高中毕业工作后，还担任着一所小学保尔班的课外辅导员。这个保尔班和塔副师长儿子所在的保尔班是友好班。这次范东岭还带来了塔副师长儿子赠送的哈密瓜籽，这让卓娅十分高兴。

卓娅：东岭，来参加我们的队日吧，一起种哈密瓜。

范东岭：可是我对农艺一窍不通，要是方序文来就好了。方序文是园艺家。

卓娅：就是把籽种下地嘛，有什么难的。来吧，你可是来自新疆的客人啊。

范东岭参加了卓娅那个辅导班的队日。保尔班的少先队员为范东岭系上了红领巾，范东岭则接受卓娅的建议，借花献佛，把卓兰捎给卓娅的葡萄干和酸奶疙瘩全部带上，发给了保尔班的每一个同学。同学们高兴极了，因为这是来自新疆的叔叔送给他们的宝贵礼物。

同学们还邀请范东岭作了报告。做报告范东岭是内行。范东岭向同学们介绍了兵团战士响应毛主席号召，一手拿镢，一手拿枪，保卫边疆，建设边疆的故事。同学们听到兵团战士用自己的双手，将戈壁变成了绿洲，都热烈地鼓起掌来。

卓娅从学校大门出来就打开了雨伞。范东岭奇怪并没有下雨，也没有太阳，卓娅这是为什么呢？望着范东岭奇怪的神情，卓娅笑了起来。那笑声像风铃一样好听。

范东岭还注意到，卓娅的雨伞打得很低，仿佛有意遮掩她美丽的面庞。这时候，范东岭听见了杂沓的脚步声，像当年在战场听到

的冲锋脚步。范东岭有些紧张了。

望着范东岭紧张的神情，卓娅的笑声更响了。那笑声像清亮的鸽哨，在天空飘荡。

范东岭仿佛一下明白卓娅为什么要打伞了。他看见很多年轻人朝这边走来，个个都是那样的脚步匆匆，个个的脸庞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。

范东岭：你害怕？

卓娅：那倒不是，他们离得很远。我是被看得害羞了。

范东岭去望，那些年轻人果然只站在远处，个个都踮起脚来，伸长脖子，朝这边望着。那些笑脸像许许多多颗太阳，照耀着花一般美丽的卓娅。

范东岭有些感动了。

范东岭：我念诗给你听，伴着你走过巡礼般的眼光。

范东岭语调很轻，念的是三闾大夫屈原采写的那支民歌《山鬼》。

范东岭：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带女罗。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。

为感谢范东岭热情洋溢的报告，卓娅请范东岭下了一顿馆子。之后，又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散步，坐在树下的长条石凳上谈着各自的理想。

卓娅：东岭，听了你的故事我真想去新疆工作，加入到建设边疆的行列中。

范东岭：新疆的条件比内地差。卓娅，你要有思想准备，不然到了新疆哭鼻子，你姐姐又该熊我了。

卓娅：夸大事实。新疆我又不是没去过，哪就像你说的那么可怕了。

范东岭当然知道卓娅去过新疆，塔副师长还是她的阿卡（维吾尔，兄长）呢。范东岭又何尝不希望卓娅去新疆工作呢，那样他们将朝夕相处……或者形影不离……他不好意思再想下去，自己都觉出脸烫了。他试着用早春的凉风吹拂过的手指碰了碰脸，嚯，可以

烤饅了。

临走的时候他又去了和卓娅吃过饭的那家馆子，还坐在他们用过的那张桌子旁。卓娅来电话说不能陪他了，因为她正忙着准备野营，她将担任这次营地的营长。卓娅说，东岭，新疆见。这声音像风一样不断地吹过他的脑海。

范东岭坐在饭馆里，想象着美丽的卓娅就坐在面前。范东岭回想着卓娅那好听的声音，回想着卓娅动人的笑容。

从饭馆出来，范东岭又去了与卓娅一同散步的那条街道。月光照着街道，让他觉得如同走在宝石铺成的路面上。他细心地体会着卓娅的足音。仿佛一只五色鹿驰过空寂的山谷，卓娅那轻盈的足音萦绕在空谷那蓝幽幽的夜空中。

他又去那条石凳上坐了，仿佛他的肩挨着卓娅的肩。他想，某一天，他会和她挨得这样近，那应当是坐在新疆夏日里的葡萄架下，他会指点着让卓娅去看，那从葡萄叶子间透出的夜空有多蓝，那如水的月光洒在葡萄园里，这夏夜又是多么的凉爽。

李花一大早起来就往师部大院走去。她走得很慢，一是因为多少有些紧张，这不是单纯地去送茶叶，而是执行沈六合的计划。二是因为来到伊犁，她还没有顾上好好看看伊犁呢。她慢慢地走，好仔细端详一下伊犁的模样。

她看见太阳从天山的群峰升起，她也看见过太阳从天山的群峰落下，这时她才真正感受到她是处在盆地，巨大的准噶尔盆地中。这么巨大的一只盆，是谁制造了它，把它放在这里呢？啊，她身处其中。她身处其中却不知道，正如一朵水仙花在花盆里开放呢。

在伊宁城，无论是大街小巷，马路两旁都有两条渠水。沈六合说，这些渠水都是从远处的天山上流下来的，经过伊宁城，又汇入城外的伊犁河。这时候，渠水映着晨光，正叮叮咚咚地响着向前流淌。李花想，这是从天山上流下来的水，就像是天水，怪不得这么清亮呢。

伊犁给她一种格外新鲜的感觉。在这里人们往往骑着马赶路，或者乘着叫做“六根棍”的马车，一家人去赶巴扎。这里随时可以

听见歌声，随处可以看见舞蹈。往往骑者扬鞭而过，或是那些骑在马上少年，怀里还搂着更小的弟弟，簇拥着去争夺一把都塔尔。那热闹的嬉笑声，仿佛不是在马上，他们那娴熟的骑术令李花惊诧。更让李花惊诧的是，以骑马为交通工具，让她觉得古代距离自己一下很近了。

这里处处是白杨，尤其道路两旁的白杨高大挺拔，青白色的树干整齐地排列，仿佛宫殿的立柱。伊宁市不就是一座巨大的宫殿？处处有白杨支撑着它华丽的穹顶。远远近近，那些俄罗斯风格的楼房，那些清真寺的华丽尖顶，就掩映在白杨丛中。这些斑斓的色彩因绿杨而愈加鲜艳，这些鲜艳的色彩使得伊犁美丽的风光令人称奇。

早晨，路旁的牛奶店卸下了木窗板。那些穿着大花裙子的维族姑娘拎着许多葫芦去渠边汲水。饭铺已摆出热烘烘的烤包子，维族巴郎摆弄着烤包子的神态是那样的幸福。

李花觉得这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城市，尤其像她的家乡一样，伊犁仿佛也是一座水城。沈六合还对她赞美，真的是有威尼斯的风格呢。

李花走进师部大院的时候，心里那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更加重了。李花现在斯大林大街一家公私合营的商铺帮忙，正好江管理员预定过两公斤茉莉花茶，花茶才从口里到货，老板就催着李花给江管理员送去。

李花来见江管理员是沈六合计划中的，李花去公私合营的商铺帮忙，也是沈六合计划中的。沈六合知道，这个商铺的老板和江管理员很熟，江管理员常从他那里买一些口里来的东西，以备招待从兵团和各师来的首长。

李花把茶叶交给江管理员时，江管理员就觉出李花有些与众不同。不光因为李花好看，而且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让人觉得她不像个商铺的小伙计。

江管理员就随便问了那么一句：念过几年书？

李花不知怎么的，一下没有回答出来，因为连这句问话也是在

沈六合的预计之中。李花惊讶得一时竟忘记了回答江管理员。

江管理员问了这句话又有些后悔，万一人家小鬼没念过书该多难堪，可是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了。江管理员先难堪起来，尽量不去看李花。

江管理员已经打算送客了，他甚至觉得刚才自己那句冒失的话弄得屋里空气也紧张起来。他需要开开窗，换换空气。

这时候李花说话了：高小毕业。

江管理员大吃一惊。

江管理员：哎哟，我说嘛，看着就不同嘛。来来，快坐下，咱们先尝尝口里的茉莉花茶。……你看我这个人一高兴就喜欢忘记事情，噢，在这儿呢，上海的大白兔奶糖……

江管理员是十分爱惜人才的。后来，园艺师方序文被打成右派，江管理员就处处保护他。江管理员经常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咋回事呢，嘴上少个把门的，话一下说错了嘛，就成了右派。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多可惜。

江管理员对李花正式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多可惜。

江管理员：多可惜……你干那个干啥？你过来吧。我叫司机班派个车把你拉上，你回去收拾一下行李就过来吧。

竟然和沈六合十天前预计的一模一样。不管是商铺老板，还是江管理员，仿佛都在按沈六合的计划行事，这不能不让李花佩服。过去总听人说料事如神，沈六合是她亲眼所见料事一丝不差的人。

江管理员最初也没想到让李花去政委家当保姆。江管理员最初是将李花安排在招待所工作。有一回，江管理员的朋友来了，好客的江管理员自然要好好招待自己的朋友，可是正赶上大师傅休息，江管理员一下抓瞎了，这时候李花说，我给炒两个菜吧。

李花去厨房忙的时候，江管理员挺不好意思地对朋友说，你看看，偏偏大师傅休息了，临时抓个人，咱们只好凑合凑合了。到菜端上来，江管理员起初以为就是两个菜，没想到李花布置了一大桌。江管理员喜出望外，连连说不简单呀，真是不简单呀。到吃的时候，江管理员和他的朋友只顾赞扬菜好吃，赞扬李花手艺好，叙